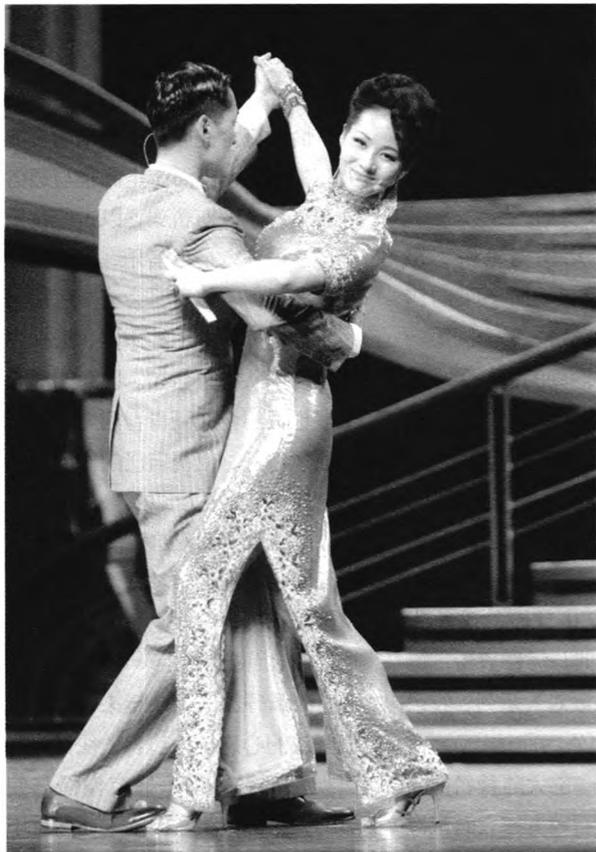


黄丽娅： 新一代“白女郎”的台上台下

文/本刊记者 刘莉娜



“舞国皇后”离不开台下苦练

醉人的夜晚漫天星斗闪烁，一把低沉的女声缓缓唱着“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”，在全上海离天最近的地方——国际饭店顶层的云楼上，尹雪艳一袭素白旗袍，轻摇檀香扇，浅笑轻谈间就迷倒了一众的上海滩大亨，也迷倒了台下的全体观众。在不久前刚结束首轮演出的沪语话剧《永远的尹雪艳》中，这位被原著作者白先勇钦点为尹雪艳不二人选的“白女郎”，正是从上海沪剧院走出去的本土演员黄丽娅；而对于自己诠释的这个女神级

的人物，黄丽娅一言以蔽之：“她是上海的一种象征，骨子里有其他城市没有的精神，尹雪艳是上海的尤物。”

台上： “上海尤物”是怎样炼成的

其实，“尹雪艳”要被搬到舞台的消息早在五年前就有过许多传闻，而尹雪艳的人选无疑是最灼热的聚焦点。最初，林青霞是“尹雪艳”的不二人选，其间也有人力荐本为苏州人、话音软糯的刘嘉玲，

甚至因主演电影版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而大红的著名演员姚炜都曾表达过对这一角色的兴趣，但白先勇最终将目光越过了各位“大腕”而锁定在了不显山不露水的黄丽娅身上，读者和观众自然都有“十万个为什么”要问。面对这些“为什么”，白先勇描绘了初见黄丽娅的场景：“那次在酒店大堂第一次和黄丽娅碰面，她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款步走来，削肩膀、水蛇腰、雪白的皮肤、细挑的身材，活脱脱就是我要找的尹雪艳，我几乎没有再做别的考虑。”白先勇说，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都是爱若至宝，更何况那些被注入无数情感、糅合了时代记忆塑造的人物，所以“要做我的女主角真不是一般的难，我心里的那把尺并不宽”。而相比林青霞、刘嘉玲等一众明星大腕，黄丽娅确实不够有名，但这恰恰也成为她被白先勇选中的原因之一：真正功成名就、显赫一时的明星巨匠都有其强烈的个人风格，她们如同早已“成型”的艺术品，雕琢精美、被评估无数次，再淬炼或许能让她更显光华，却不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“黄丽娅则不同。她仿佛云雾缭绕中的青山秀水，有种难以言喻的意韵和气质。”

是的，在这个争奇斗艳的时代，如果只要一张美艳的脸，那自然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找不到的；但要寻找那种“不张扬却动人心魄的美”可并不容易，为此，“尹雪艳”等待多年，终于“遇

见”了黄丽娅。当初剧组在愚园路一栋老洋房举行开排仪式的时候——为了让演员提前入境，老洋房是照着小说中精致华丽的“尹公馆”打造的——黄丽娅身着以翡翠点缀、银丝镶边的月光旗袍，挽着白先勇的手臂在木屏风前面款款而立甫一亮相，就素净典雅不动声色地艳压全场，瞬间平息了所有关于选角的八卦与质疑。

当然，光是撑得起一身旗袍的衣服架子是做不了“尤物”的，为了活脱脱演出尹雪艳的“神”来，在整个剧组开始排练的半年前，黄丽娅就提前进入了紧张艰苦的训练。剧组先是请来香港知名的形体老师，对她的每一个站姿、坐姿、转身都制定了标准；继而是严格的国标舞练习，探戈、伦巴、华尔兹，还都得穿着细高跟鞋练习。为此，黄丽娅练得脚上起泡出血，每天都是一瘸一拐地回家，第二天还得继续踩得高高的、舞得美美的、笑得甜甜的。不过，“台上

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，作为曾经的戏曲演员，黄丽娅自然明白这个道理，谈起这段“尤物进阶的血泪史”，记者都要倒抽一口冷气，黄丽娅却笃悠悠道：“尹雪艳是舞国皇后，舞跳不好，人物就站不住。”

而作为本土第一部沪语话剧，在语言上，导演的要求更是很高。《永远的尹雪艳》用沪语方言作为主要对白，而且演员们还要讲一口“几近失传”的民国时期的老上海话，这里面窍门可不少：比如老上海人说钱叫做“铜钿”而不是“钞票”；说我用“我侬”而非“阿拉”；过去的社交场上，开场问候说的是“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”，而不是今天这般沿用英语句式的“女士们，先生们”；戏里还参杂了苏北话、宁波话、苏州话，反映了上海人口的基本构成及各类世态。为此，导演本想带了黄丽娅去向曹可凡取经——曹可凡为了在张艺谋的《金陵十三钗》里客串一把上海父亲，当时着实花了一番心思去雕琢那个年代的上海话发音。而面对这样经典的作品和大量的沪语台词，曹可凡也不敢掉以轻心，他又推荐了自己当时的“沪语顾问”——已故海派作家程乃珊女士。于是，黄丽娅跟着导演最终来到了程乃珊的家中，让她非常感动的是，虽然当时程乃珊已是重病无法见客，但仍然抱病反复研读台词，还委托丈夫严先生转述意见——“老克勒”严先生出身老上海的名门，精通那个年代的“上流沪语”，当他与导演一字一句推敲台词的时候，黄丽娅就在一旁静静聆听，“一边被上世纪四十年代那种优雅兼具文化感的上海话所感动，一边就慢慢地入到了角色的时代里去了”。黄丽娅的努力是

有回报的，首场演出之后，白先勇就给了她很高的评价：《永远的尹雪艳》中，黄丽娅地地道道的上海话很有年代感，非常考究，非常优雅，能唤起那份记忆中的眷恋。

台下： 忘记“黄丽娅”，成为“尹雪艳”

百乐门里万众瞩目的“舞国皇后”尹雪艳，回到尹公馆便是亲切体贴的“尹家妹妹”——谈笑间就能把太太党们在牌桌上的喜好、品性都琢磨得清清楚楚、安排得妥妥帖帖；而台下的黄丽娅仿佛也延续了尹家阿姐的“长袖善舞”，待人接物圆通周到——即便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即便我是在正式演出前一天忙乱无比的彩排场上“抓”她采访，她也二话不说就笑面迎来、耐心周到地领着我四处去寻安静的休息室——彼时她穿着运动式的排练服，脖子上因为颈椎问题而围着厚厚的围巾，为你领路遇到转弯的时候会自然地搭一下你的肩膀，完全就像大学里一个亲切的学姐；可是当她侧身坐下，两手习惯性地摆在身旁，身段仍如舞台上一样优雅笔挺时，又仿佛一下子闪回了镁光灯下的华样样子。

而即使是在休息室里的闲聊，黄丽娅也总是轻轻静静的聆听，慢声慢气的回答，虽然一口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，但就是有一种别样的气场，仿佛散发着吴侬软语的柔美与娴静。讲完之后，她会抬头看你，等着下一个问题，脸上带着浅浅的笑，即使被问到因为接演尹雪艳却不够“盛名”而遭遇质疑这类“敏感话题”时，黄丽娅也不急不恼，淡然表示：一出新戏，一个新的艺术形象诞生，总会有鼓励和不同意见出现，自己对此有一颗平常



黄丽娅与白先勇的首次亮相

心。“对意见，我会听得更认真仔细，因为这些意见提醒我在塑造人物上的不足，10月份的二轮演出我要演得更好。”

舞台上的黄丽娅总是细挑妩媚，以“削肩膀”“水蛇腰”把张叔平出品的一件件手工旗袍都穿得光彩夺目；舞台下的黄丽娅亦是气定神闲，永远把下巴和脖子弯到最美的那个角度与你脉脉相视——但是，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都市女郎，整日里带着舞台上的角色生活，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节奏感，难道不会太违和么？拿这样的问题丢给黄丽娅，她径自笑而不语——在整场采访中同样“不可言说”的话题还有关于她的感情、家庭以及各种生活化的“俗事”——就好像她的身份从来就只有一个“尹雪艳”一般，而有关“黄丽娅”的一切都被隐去了。对此，黄丽娅解释说，不是自己“不疯魔不成活”地入戏太深不能自拔，这是白先勇老师特意对她提出的要求——从进入这个角色开始，就要从心底忘记“黄丽娅”，成为“尹雪艳”。这也难怪，白先勇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选角总是相当重视，公开表态“我的电影、舞台剧和昆剧，都必须由我来选角”，并且在他所有作品的影视改编合同中都会加一条“女主角不得原作者同意不得开拍”——更何况“尹雪艳”又是他最珍贵的女主角。据说就连剧组的第一次媒体见面会，和白先勇一同首次亮相的女主角黄丽娅都被要求一语不发，白先勇也多次关照媒体，有问题就问他，而他的“尹雪艳”一开口就要有剧中人的感觉，他要让所有人强烈的感觉到，“从这一刻起，她就是尹雪艳”。对于这个看似严苛的要求，黄丽娅表示非常理解，也一直身体力行。

记者：据说你曾经是朱俭、洪立勇的沪剧班同学。在你最初考戏校、进沪剧院的时候，可曾想到有今天这样的未来？

黄丽娅：其实，在这个圈子里，很多事情都有机缘，要看机遇。比如我吧，从小家里人都喜欢唱戏，所以自己也就跟着喜欢了，因为喜欢所以去报名戏校，就这样自然而然走上了戏曲之路。然而毕业之后，因为机缘巧合拍了几个广告，便被朋友叫去试拍了电视剧，从此又开始了我的表演生涯。

记者：所以你并不是从小有个明星梦才由戏曲转到影视的么？

黄丽娅：在我20几岁的时候，自己根本没有想过会往表演上发展，那个时候只惦记着要唱好戏，还有要唱歌——其实我年轻时候最大的梦想可不是做演员，而是成为一名歌手。记得有一次我还自己写了词，找人谱了曲，那时候也没有人包装我，我就自己自费去棚里录音，还去打榜，后来还得了某期榜单的第二名呢。

记者：都说戏剧入行不容易，你当初离开沪剧院的时候有没有过心理斗争？

黄丽娅：我还是要说——机遇使然。我学戏的时候，看戏的人还不少，可是近年来沪剧的观众越来越少，舞台天地越来越小，而有名的角儿始终是那么几位，僧多粥少，所以既然有了其他的发展机会，我就很自然地转行做影视演员了。而作为演员，我的心态也一直是平和的。我跟有些梦想成为明星大腕的演员不同，我是把“演员”当作一个工作来做的。

记者：这一次接演尹雪艳，等于又

从银屏转到了话剧舞台，演的又是白先勇笔下最重要的“女神”，有没有倍感压力？

黄丽娅：压力自然是有的。其实我最初接尹雪艳这个角色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从影多年，已经有颇多的表演经验了，并没有很大压力，但是第一次排练的时候，我就觉出了“隔行如隔山”的差异。影视演员的功力主要是表现在表情上的，因为摄影机可以捕捉到演员最细微的表情；而话剧演员靠的却是动作——话剧舞台距离观众是有距离的，这时候必须要靠肢体语言传达情绪。为此我和导演都做了非常多的推敲和沟通。

另外一个你们可能意想不到的压力，其实是语言。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我是唱沪剧出身的，把上海话讲标准自然不在话下，但沪剧和沪语并不是一回事——更何况《永远的尹雪艳》里要求的沪语，更是距今已有年代的、上层社会的一套语言，所以我最初接下这个角色，最担心的反倒是“讲上海话”。为此，导演带着我多次去拜访程乃珊老师和她的“老克勒”先生，他们都是老上海的名门，我认真地听他们交谈，仔细地学习他们的发音、用词，这个过程中我受益良多。

记者：作为一位“上海尤物”，说说你对这个城市的感觉吧。

黄丽娅：很多人说我们上海人有种优越感，其实生活在这座城市中，确实会让人慢慢生出这种感觉——因为她真的很美。我曾经长期在北京工作，但是每次从外面回家，总觉得还是上海最好。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，我爱上海，并不是冲着她的繁华商业，只是感受到了她与众不同的气息。